

◆ 儿女情长

老屋

邱顺利

老屋是爷爷奶奶住过的宅子,坐北朝南,居中而立,将两个大伯、两个叔叔和我家的房屋连成一片,围成一座大宅院。老屋究竟建于何年,连爷爷也说不清。屋顶由数十根粗壮的木梁纵横交错,撑起双坡屋面,上面层层叠叠覆着厚麦秸。墙体上半是土坯与青砖交错,下半是近一米高的青石基座,稳稳托住整座房子。墙面曾刷过白灰,历经百年风雨,早已斑驳剥落,留下深浅不一的纹路,如老人脸上的皱纹。一门两窗向阳而开,窗棂雕着简约花纹,里侧白纸糊了破,破了糊,隔出屋内的烟火温情,也隔出屋外的流年。百余年间,老屋几经修葺,始终默默伫立,护佑一家老小。

我的童年便与这座老屋长在一起。屋内的每一件家具,我都历历在目。迎面是一张八仙桌,桌面总被擦得干干净净,却掩不住深深浅浅的划痕,那是我们一众孙辈趴在桌上写字、吃饭、玩耍留下的印记。奶奶常说起这桌子的往事:抗战时,两个日本鬼子进村搜刮,闯进家中没找到凉席,一个鬼子恼羞成怒,拔出砍刀咔嚓砍掉桌子一角。后来爷爷卖了旧桌,请木匠依样重做一张,才算留住这份熟悉的模样。桌子两侧各有一把官帽椅,椅背和扶手上雕着雅致图案,通体不用一颗钉子,全凭榫卯咬合,几十年稳当如初。曾有收古物的上门出价两千,奶奶婉言谢绝。多少年来,爷爷奶奶端坐椅上,守着三餐四季,看着儿孙绕膝,延续着家族的烟火。从这方正的桌椅中,我读懂了祖辈做人做事的本分。

桌椅后方立着一张长条案几,中间摆一台老式座钟。褐红色木质钟壳光滑温润,顶部半圆,正面是玻璃门,门上有“韶山冲”的图案,旭日东升,霞光满天。圆形表盘上,时针分针无声转动,黄铜钟摆不停摆动,每到整点半点便“当当”报时。奶奶说,这台钟是当年卖了猪花了一半钱买来的,爷爷视若珍宝,闲时便反复擦拭。座钟左侧放着老式木壳收音机,儿时最爱看爷爷低头转动旋钮,细细调频,标准的播音、悠扬的乐曲便从那方寸木匣里流淌出来。我常好奇这小匣子如何装得下山川远方。正是伴着它,我断断续续听完了《水浒传》《三侠五义》等评书,心底埋下了一缕武侠情结。

儿时我常躺在土炕上,抬眼便见那些粗壮的木梁。尤其是那根主梁,横架屋顶两端,承载全部重量,历经风雨不变形、不走样。懵懂中我渐渐懂得,所谓“顶梁柱”,便是担当与坚守,是默默撑起一片天地的责任。

老屋四季各有风景。冬日落雪,屋顶阳面化得快,背阴处却迟迟不融。融雪在屋檐下凝成一排倒锥形冰凌,长短错落,晶莹剔透。我常举着木棍敲打,看它们碎落一地晶亮。叔叔便踩着板凳为我掰下完整的冰凌,捧在手里把玩,偶尔轻舔一口,清冽冰凉,是童年独有的滋味。夏日多雨,我蹲在门前看雨滴从屋檐滑落,精准地砸在青石板上,一滴又一滴,一年复一年,硬是在石面上凿出深深浅浅的小坑。那一刻,“水滴石穿”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文字,而成了眼前真实的坚持与力量。

老屋承载了我太多的欢笑与记忆。然而岁月无情,2002年初春,一个寻常日子,历经百年风霜的老屋悄然倒塌。当时奶奶腿部摔伤,正卧在里屋休养,大娘闻声冲进去,万幸奶奶安然无恙。此后奶奶搬

进对面的南屋,老屋没有再翻建。奶奶说,屋子老了,就让它去吧!往后余年,她日日与断墙残垣对望——那目光里,是念一座屋,更是念一段岁月、一世烟火。

十八年后的深秋,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宅院自此空落,再无人日日守望。每次回家,我都要到老屋旧址前站一站。那些藏在老屋里的温暖瞬间,尽数封存在记忆深处,成为我永远的精神故园。只要记忆在,老屋就永不会倒塌。



叮咛

孔祥秋 摄

◆ 生活流水

尴尬事

杨厚君

清晨6点27分,出门。天阴,有风,比昨天凉快多了。

今天我决计要去小区门口马路对面的公园晨练。多数情况下,我都是在屋后的小公园晨练。屋后有三个“迷你”公园,走一圈七百步左右。清晨从出门到公园,走六圈,再回到家,耗时一个小时,六千多步,正好。晚饭后再去晃悠四千步。这样一天下来,就日行万步,且都是有效的健身步数。

小区门口马路对面的公园,因为回了趟老家,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去过了。往常我每周去一两次。从小区门口到公园北门入口,没有一公里,也有八百米;绕公园一圈应该有三公里朝上。所以我每次去这座公园晨练,都是绕公园一圈。

今天我转到快半圈时,有工作人员上来问我:“您是锻炼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对不起,前面在布置音乐会的场地,走不通了。”

“哪天的音乐会呀?”

“周末吧!”

于是,我只好折返。说折返,也不全然对,因为只是提前左拐了。

这时候,我突然感到内急,而且还不是小急,是大急。我一摸口袋——坏了,今天没带餐巾纸。餐巾纸对我非常友好,它可以一纸多用:既能当餐巾纸,有时又能当卫生纸,对我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用途——当稿纸。偶尔灵感乍现时,我会用餐巾纸记下一两句属于自己、也只有自己能够看懂的长短句。

公园路边的几家超市都还没开门。我急着往应急厕所赶。公园我熟,应急厕所我也熟,路边的一草一木我都熟。怎么办呢?快到应急厕所时,我扯下几片稍微宽大的树叶。

这时候,如果遇到一两个熟人,他要站着和我寒暄几句,我定是无话可说。

当然,最后是用树叶解决了大问题。在纸被人类发明以前,对于这一类问题,应该都是树叶走到前台。古时候,树叶尚未落下,便被派上用场。如今的树叶复古了,回到了更远古的时代,快速地完成了自己一生一世的自然循环。所以,我们今天用的纸,不过是树叶的化身。

出了厕所,人轻松多了。这时候风也大了,豆大的雨点开始稀稀疏疏地落下来。我加快脚步往回返。

过马路时,瓢泼大雨倾盆而下。我赶紧跑到“XX养车”处避雨。

一看那阵势,就知道不是三五分钟能止住的,我便掏出手机。公众号给我推来一篇文章,题为《问了“鲁奖”诗人XXX一个问题》。这是一篇写诗人的文章。

文中有这样两段话:

那天请他签名时,我顺便请教了一个问题:“这本著作我认真读了一遍,一半能看懂,一半看不懂,是什么原因?”他的回答干脆利落:“这非常正常。”

他说,当一个读者的丰富性与一个作者的丰富性大致等量时,诗歌是一读就懂的。当这两个量悬殊时,要么你觉得晦涩难懂,要么你觉得这根本不像诗歌。有的诗,你站在第一级台阶时能读懂,有的诗,则要登至第三级台阶,才会有深刻的体味。

“当一个读者的丰富性与一个作者的丰富性大致等量时,诗歌是一读就懂的。”真的吗?我能读懂徐志摩、艾青、卞之琳的诗,也能读懂余秀华的诗,但我读不懂贾浅浅的诗——难道徐志摩、艾青、卞之琳和余秀华的丰富性都远低于贾浅浅吗?把能否读懂一位诗人的诗,与一个人的丰富性等量齐观,这未免也太浅薄了吧?

我在避雨时,来了一位清洁工,还有一位快递小哥,他们也过来避雨了。我不知道这雨还要下多久,便冲了出去。可是一刹那间,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,我又只好停下避雨。我用手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,这才发现,这是一家XX置业公司。做清洁的大姐惊奇地看着我,我问她:“这里平时有人上班吗?”

“有的。二楼很多人的。”她说。

“二楼是XX置业公司吗?”

“不是的,是麻将室。”

哦,原来如此——我到了麻将室的楼下避雨。

避了两分钟,我决定不避了。这样的在雨中疾跑,是我四十年前在武汉东湖边常干的事情。

回到家,当然是更衣、沐浴,然后再做饭、吃饭。

今天清晨五点多醒来,把《话说不满意》一文发到了《杨厚君的私人版本》公众号上。这是2018年6月18日写的一篇短文,旨在替年轻人说几句话。

我的近二十年的好友周旭东君说:

建议“蹲下身子”改为“竖起耳朵”。理由:现在年轻人长得高,蹲下身子听不清了。“带领”改为“乐见”。有些时候,我们就是改造的对象,与他们是冲突的。自我革命很难,也少,普遍的不能带领。这里强调的是心态,乐见比带领好。

我回复旭东君:兄弟所言极是。

不过呢,“蹲下”不仅仅指肉身,更多指的是姿态,即精神层面。“带领”与“乐见”倒是值得仔细斟酌。如果我们以史为鉴,看看中国的历朝历代,如果没有前朝大臣的辅佐,造反几乎没有成功的。所以,积极一点,还是“带领”好;“乐见”总还是有点被动的意思。

今天的雨尽管下得急促了一点,但终究还是下得好,换来了一天的好空气。